书香云南

# 古歌悠悠处 锦上多新声

## ——云南彝绣故事《锦上》读后

吴兴葵

刺绣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到刺绣，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苏绣、湘绣、蜀绣和粤绣，这是中国传统刺绣工艺中的四大名绣，代表着中国刺绣工艺目前的最高境界和水平。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刺绣共有30个大项，62个子项，其中，少数民族的刺绣项目有18个大项，33个子项，占比达50%以上。

少数民族的刺绣，是在千百年劳动过程中和与其他民族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风格独特，个性鲜明，体现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它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携带着民族生存繁衍的密码，蕴含着一个民族的审美特质和人与自然的融合与祈愿，体现了一个民族对生命和自然的理解与欣赏，表达了对真善美的守望与追求。同时，这些民族刺绣，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历史长河的源流之一和见证。

刺绣因其具有生活功用兼艺术美感，曾是各民族妇女最基本的生活技能之一，深受人们喜爱和珍藏。中国刺绣的存在与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生活需求息息相关，其状态起起落落，到了今天，已经走出了个人和家庭所需的历史格局，成为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为致富乡村而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商品之一。

云南是一个拥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的省份，各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和审美差异等，必然会显现在各民族的刺绣品中，无论是彝族刺绣、白族刺绣、苗族刺绣，还是其他民族的刺绣，都各具特点，各显其美。

在云南众多的刺绣能手中，少数民族绣娘，在秉着与生俱来的情怀去传承本民族的刺绣文化外，也本着时代的创新精神，与时俱进，用手中的针和彩线演绎着自己的审美观、艺术观，展现出本民族的生活追求和文化自信，以绣成咏，赞美着新时代的阳光和山川万物。

新近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书《锦上》（2021年12月版），便是云南籍作家甫跃辉的近作，该书首度为我们讲述云南彝绣故事，把一位彝族绣娘的奋斗史和一个山里乡村的变迁史，用精彩的文字展现在我们眼前。

故事里有文化的传承，有生活的挣扎，有脱贫的故事。楚雄是上海嘉定区多年来的帮扶对象，在国家东西部协作帮扶的良好政策下，楚雄彝绣的发展，有着上海一份不小的功劳。同时，对这份功劳的阐述，展现了一个古老民族走入现代生活，进入世界视野的历程。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作者离开了繁华的现代都市大上海，回到云南，来到楚雄，走访当地与彝绣相关的人与事，又参考了大量有关彝族的文献，走进彝族这个古老民族县、古镇、绣馆、刺绣传承人。从文化肌理上，窥见并整理出这个民族历史中与刺绣相关的文化元素和灵魂。

这是当下许多青年作家不愿选择的，因为很辛苦。但甫跃辉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做足、做好动笔前的调研、阅读、考察功课。他一头扎入《梅葛》《查姆》《阿鲁举热》等彝族长篇史诗中，经作者疏通后，这书中的故事，这故事中的人物，这人物的生活与生命，便在我们眼前鲜活起来。

《锦上》共十章，每章都以彝族长篇史诗中的经典与精彩部分作引。彝族这些古老的史诗，都是可以融情吟唱的古歌，都是彝族文化主要传承人“毕摩”口中的奇音、史迹和劝世良言。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古歌的人们，第一次得见，谁都难免受到震撼。就算是已经熟识之人，翻阅之间，也会流露出喜爱之情，也会有亲切感、奇妙感、神圣感。作者以自身散文与诗歌之写作擅长，驾轻就熟地将这些古歌与当代的绣娘故事相融合，成功地展示出了故事中的人物和山水，让整个故事凝重而不晦涩，灿烂而不浮华，醇厚而不唯古。释卷之际，总觉得似刚饮佳酿一壶。

这些古歌的大量运用，不但没有影响作品的表达能力，反而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内涵和表现力，让古歌中灵魂般存在的东西、与当代作品人物的生活图景和人生命运有了某种焊接，有了不露痕迹的契合，使得今人与古人相通的精神所在，灵性所持，完美地凸显出来，抓住了读者的心。

诚然，古今如是，在不同的时空，有着相同的人。尽管生活沧桑，但人们初心如虹。这些最动听的古歌，不是来自车水马龙，而是来自远山清川，来自纯朴与善良。这歌中最古老的情，不是来自春风春雨，而是来自四季冷暖，年复一年。

这些古歌悠悠，一年又一年，一辈又一辈，在当代人的心中生根发芽后，彝绣，其实所有的民族刺绣都大抵如此，在传承与发扬，执着与创新中，色彩绚丽，构思妙美的绣锦之上，又有了醉人且回环复沓的新声。

诚然，作者把古歌与现代故事穿插交融地叙述，无疑是成功的。就文字整体而言，从结构到细节，都可以看出作者的散文情怀，有的句段，如开篇处，很有现代诗歌的味况。亦诗亦文，使得作品的文学韵味浓郁、芬芳。

书中，有阿各得到伊嫫妮绣相引，在长满高大山茶花和滇朴的林中大宅院里，于火塘边幸得众位彝家女人和不知名的老人“阿奶”关于彝绣技艺的点拨。仔细思来，阿各这次奇遇，虽如梦如幻一般，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可能却是存在的。在执着的心态下，在某种未曾相约和预料的情景下，自己会突兀却偶然地进入自己想入而久久未得的场合，见到自己想见而久未曾见的人，居然无意中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事，真实而若梦一般。但一旦时过境迁，条件变化之后，又再也无缘重入此景，再难相叙此情，这样的人生感受，凡经历过坎坷沧桑，经过风雨岁月的人，谁又不曾有过呢？

其实，包括书中喜爱刺绣的阿呷母亲，莫名遭遇了火灾，毕生所收藏的刺绣珍品被付之一炬，这也是一场如梦般的真实存在，书中的虚构，往往现实中都曾真发生过。

小说的主人公阿各，是《锦上》故事中最牵动读者神经的人物。阿各的出生和父母的所在，都是一个让人揪心的密团，欲解无踪。但由爱情的苦痛导致的生活及人生苦痛，从阿各的奶奶秀给独，到阿各的妈妈，到阿各的同学阿呷，再到阿各的命中贵人，上海来的青兰，包括长大后坠入爱河的阿各，从来都没有放过谁。于是，这苦涩到痛的爱情与艰难的生活，锻造出了一个个坚毅的人。这样的人，又从这苦涩与艰难中一点点挣脱出来，一步步坚强地站立起来前行。直到后来，当生活与生命的充实和快乐，也如春风春雨春光般给予每一个活着的勤劳者、善良者时，过去的苦痛和困顿才犹如冬天的冰雪开始融化，开始汇入岁月的长河并远去，人们再不会复受其寒凉，也不必再用心来冷藏这些人生的苦果和苦味。

爱情之心，人人相同，但爱情的过程与结果，却有太多不同。书中的阿奶、阿妈、阿各、阿呷、阿兰，都各有各的爱情故事。作者对每个故事倾注的笔墨不同，或多或少，或繁或简，或深入或浅出，娓娓而道，节奏清楚而沉稳，这些爱情故事，有的曲折与酸楚，有的缠绵与伤痛，有的眷恋与甜美，凡此种种，读来都让人心生震颤和反思，情感的冷与暖，物质世界的是与非，有情有义如阿各，坚毅求索如樊绣，守住一颗心，守好一家人，做好认为对的事，人生便可圈可点，回首无憾。

从懂事开始，阿各心中，就有着属于自己的梦。随着人生的经历和发展，她发现自己的梦，其实也是一家人的梦。越到事业艰难的时候，视野扩大的时候，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梦，其实也是同学、朋友、亲人的梦，也是村邻的梦。在楚雄的土地上，在云南的土地上，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大地上，人们都在做这个梦。包括自己深爱的对象樊绣，也做着相同的梦。

这个梦，就是不再贫穷，不再闭塞，不再愚昧，有自信、有主见、有进取的阳光梦。这个梦，书里书外的每一个人，都做过，并日复一日地在做着。这样的梦，用简洁的时代语言来描述，这就是致富梦、小康梦、中国梦。

作品的结尾，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美好结局。这样的安排，不是为了唱什么高调，而是预示着，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撸起袖子，勤劳勇敢地去拼搏，不停地向前走，虽然前路坎坷，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文艺新观

# 书写苦聪人历史巨变的时代传奇

## ——读长篇叙事诗《醒来的西隆山》

张永权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最近，哈尼族诗人哥布创作的《醒来的西隆山》就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拉祜族苦聪人的当代史诗。这部作品由苦聪人的昨天与今天的现实生活组成，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点，其特点有三——

一是这部长诗架构宏大。诗人以宽广深远的创作视野和宏大的构思，在苦聪人的历史长河与现实的发展中，通过历史上艰难而困苦的苦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走出原始森林开始发展的苦聪人和当代走向文明幸福的苦聪人的强烈对比，用三大板块，组合成了这部长篇叙事诗的架构。这就形成了一个民族发展史的纵深感和内容上的丰厚感，也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苦聪人由原始生活向“定居定耕”过渡的质的飞跃与艰难，热情描绘了进入新时代后，特别是在决胜脱贫攻坚战中，苦聪人迈上时代快车道，走向现代文明的伟大进步。这样的架构，把一个民族的苦聪人从原始社会末期的生活形态，发展到农耕文明、并进入现代文明的进程，完整而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出来，以宏大的架构，书写出一个民族苦聪人史诗般的进程，这是在世界上要几千年才能完成的文明进程，在我们新中国，由于有党的民族政策指引，有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脱贫攻坚战的实施，苦聪人只用了7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长诗“让历史说话/让时间开口”，把遗落在红河金平西隆山的苦聪人，在原始生活状态下，“向猴子学爬树/与狼群斗智斗勇”，白天狩猎刀耕火种，躲在树上用毛皮、野兽干巴换取火石、用品，用树叶遮羞，晚上住在“史诗般的庙宇”芭蕉屋里数星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山寻找他们，救他们下山，住进各民族人民给他们建盖的苦聪新村，定居定耕，学会洗脸刷牙，耕田种地，办起学校，培养出苦聪人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在决胜脱贫攻坚战后，西隆山从“醒了”到“飞了”起来，新一代苦聪人的孩子，飞到昆明，飞到上海，飞到北京，飞到世界。有的在大学当了教授，有的在县里当了局长，有的在外面当了老板，有的在村里当了致富带头人。这一切让人惊喜，这一切奠定了一部作品的传奇性。

二是这部长诗塑造了一批为改变苦聪人的人生命运，让苦聪人飞速发展的时代先进人物典型。作品特别塑造了李干斗这个苦聪人的先进典型。他的先祖是为苦聪人换来火石的第一人，点燃了苦聪人的文明之光。他聪明好学，从小和山下其他民族的孩子偶有交往。是他在原始森林第一次见到为寻找祖国的界碑而进山的人民解放军，他指引着迷路在原始森林的解放军走出困境，帮助他们寻找到那座淹没在原始森林中的界碑。是他带领着进山寻找“野人”的解放军进入部落，说服父老乡亲下山定居。下山后，在解放军的帮助下，他第一个学会了洗脸刷牙，成为苦聪人有史以来第一个刷牙的人。不要小看这个细节，这是一个民族从原始生活向现代文明迈出的一大步，也是一个文明的英雄壮举。长诗在苦聪人70年的进程中，他无处不在，无处不显向前迈进的带头人形象。从这个意义上看，他就是苦聪人文明进步的典型，是他们的时代英雄。最后，他以八九十岁的高龄，怀着对这个美好世界的无限留恋，离开了大家。但他的子孙，更多的苦聪人正在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作品还着力塑造了寻找苦聪人，接他们下山定居，帮助他们发展进步的解放军战士尹子强，苦聪人民族工作团团长的哈尼族共产党员高正学，把青春献给苦聪山寨的汉族教师陈海鹏，还有“爬过九十九座山/蹚过九十九条河”，三进苦聪山寨，帮助他们谋发展的领导们，真正体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共产党人，才是苦聪人走上文明快车道的引路人。

三是这部长诗以朴实明快而浓郁有味的诗意，提升了作品的审美品位。读《醒来的西隆山》，让我欣喜地看到，哥布继续在他认定的诗路上奋进，他善于用看似朴实，充满乡土味的诗语，去表现少数民族的乡土生活，在看似明快清新的诗语中，让我们去品味滇南土味。这也是属于他诗人个性的抒情。他善于在叙事中抒情，在抒情中纪实。诗中写李干斗先祖用松鼠干巴换来的打火石，苦聪人男女老少围着他演示打火石引火的神奇，是这样叙述的：曾祖父“*左手拿着金属块和火草/用右手的石头打击金属块/火星落在火草上/一会儿缕缕青烟飘起/人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啧啧称赞　惊喜万分/远远近近的苦聪人/以一睹它为荣/曾祖父的蕉叶棚/被前来参观石头的人挤垮/人们高兴地为他/重新建了一座更结实的房屋/……一块小小的石头/把苦聪人的生活/向前推进一大步*”，看似无奇的诗语，明白如泥石，但用一个人们把祖父的蕉叶棚挤垮的举动，这当中不知蕴涵了迈向文明进程的苦聪人的多少期待和深情啊！又如写汉族陈老师扎根苦聪山寨，诗人有这样的描写：“*陈老师把一批孩子/送进中学、中专、大学/他亲手送走了一个刻木记事的时代/有一天，天气晴朗/陈老师心情像秋天一样美丽/因为一个苦聪姑娘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这个苦聪姑娘/陈老师的人生/就在西隆山下/开花结果*”。这是口语入诗的叙述，但却是有情的口语，有诗意内涵的口语，用“秋天一样的美丽”来隐喻陈老师的心情，比用“春天一样的美丽”显得更别致，秋天可以收获丰硕果实，“秋天一样的美丽”更能抒写陈老师扎根苦聪山村并且已经开花结果的心情，这样的确也更贴切、更生动。长诗中像“白云在天上游/轻风在林里走”这样有味的诗句，也并不鲜见。

哥布的这部长篇叙事诗，是传奇故事与审美艺术的较完美的统一。

娜嬛撷珍

# 一张照片

窦红宇

这是一张5个人的照片，我在20多年前就从资料上见过它。

一眼看上去，这张黑白照片的拍摄技术并不高，几乎不讲究光影，看不清背景。照片里的主人公是随意的，他们并排站着，衣衫褴褛，看上去，邋邋遢遢，不修边幅。甚至有一个人，手拄拐杖，着长衫，头发乱长，胡子拉碴。最左边和最右边的两个人，穿西服，其他三个人，因为架着长衫，一眼看去，就是那种中国传统文人落魄时的样子。

落魄。他们怎么能不落魄呢？那个时候，国都要亡了，还在乎落魄？可是，这5个戴眼镜的男人，他们镜片后的目光是清亮而刚毅的，似乎在跟无数西南联大的学子说，虽落魄，然精神不倒。

从左至右，这5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朱自清和闻一多，很多人都知道。罗庸，中国古典文学大师，罗常培、王力，中国汉语语言学大师。那个时候，这5个人在同一个地方——云南蒙自西南联大分校，在同一个系——西南联大中文系。

我承认，我在写不动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经常想起这张照片。

我的母校云南大学校本部的大门口，是翠湖，有一条街，叫文林街。30多年前，不知从哪里听说，说是文林街上住过照片中的几位大师先贤，有鼻子有眼。我傻，几乎在每一个闲下来的日子，都偷偷跑去找。文林街不长，有时候，就干脆走上几个来回。我不知道他们会住在哪儿，只发现一个小院，里面长着竹子，就想，肯定是这儿了。

之后，就常去，在那个小院的门口站站，尤其是下雨天，好像还听见了雨打竹叶的声音，就异常满足，似乎是上了先生们的一堂大课，又听了先生们的一场演讲。

我当然知道他们不住在那儿，但是我就是愿意相信他们就住在那个竹影婆娑的小院里。

后来，文林街开始盖高楼，街的形状没有变，但到了晚间，一条街酒吧的灯光，把这儿打扮成了一个现代都市的随从。而我，也很少去了。

很少去的原因，不是因为都市，而是因为忘却。

我知道，离1946年7月15日，已经整整过去了77年。77年前的7月15日，原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学者、诗人闻一多先生，因为李公朴先生的死，而慷慨发表演讲，面对国民党强权遍布在会场的特务，他高声喊道：“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之后，在回家途中，惨遭暗杀，身中11枪。

虽然，他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刚刚剃了胡须。虽然，他写过《红烛》《七子之歌》，有着著名诗人的头衔。

我经常在想，要是他77年后坐在昆明市文林街的酒吧里，他该露出怎样的笑，才能配合他著名诗人这张名片，他该怎样说话，才不会得罪人。我们是不是总是这样介绍他——某某某奖诗人。

算了，我觉得我这样想想，都玷污了闻先生。还是想起了闻先生的学生臧克家先生的那首著名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我是说，在这个“物欲”的时代，还好，我们还有西南联大留下来的照片，一种精神。

爱国就不用说了，以这个说法写闻先生和西南联大的文章，可以说已经太多太多了。我们来说说为文的精神。

那一天，我们以“著名作家”的名头再一次走进西南联大，走进闻一多先生。很多人说出了这样一句话——面对闻先生，我们只有惭愧。他们的话，叫我感动，他们不愧是当下最著名的作家，因为，他们知道“一篇文章”的意义。

闻一多先生除了爱国精神，还有一种精神，起码从他倒在特务的枪口下的那一刻起，就留给了我们。那就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在面对强权的时候永远都不能背叛自己。

这是一种人文精神，我甚至想，这是文学真正的标准。但是，闻一多先生让我们看见的，更是一个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

闻先生说：“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闻先生不仅说到做到，闻先生是写到做到。他写《红烛》：红烛啊！/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写《七子之歌》：那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毫无疑问，闻先生是爱国诗人。他写的每一个字，都透着他对那时千疮百孔的祖国的忧心忡忡和万般深情，都透着他对他心中那种光明的向往。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不错有什么用？闻一多先生不仅写，而且还照着他写的每一个字，去做着。1946年7月11日，他的好友，民主斗士李公朴先生，因为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而惨遭杀害。7月15日，在云南大学致公堂内举行的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上，闻先生不顾劝阻，勇敢发声，慷慨演讲，最后，在回家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写到做到。闻一多先生倒下的那一刻，他的文字获得了永恒。

钱局街西仓坡，是闻一多先生殉难处，那儿，如今立着一块碑石，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其实，钱局街接着文林街，也就是说，当时西南联大的宿舍确实就在文林街附近，也许，闻先生当年，无数次走过。

我在想，当我无数次走过文林街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想接近闻先生他们那一代西南联大文人的气息？是不是一不小心，就在春城昆明明媚的阳光下，触碰到了他们的精神？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沈从文、刘文典……这些西南联大留下来的响亮的名字，从来都是在这个急匆匆买房子和车子的时代，让我静下来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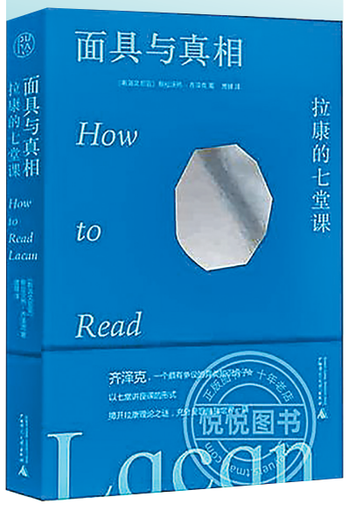
2016年，我走进了鲁迅文学院，成为鲁院高研班的一员。有一天，听欧阳江河先生讲诗歌，具体讲了些什么，大抵不懂，几乎尽数忘记。但是，我记住了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四个字——以命换字。

以命换字，就是永远都不背叛自己的内心。以命换字，就是写到做到。以命换字，就是当所有人需要你像闻一多先生那样站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怂。

转过身，西南联大的校训就在眼前，也是四个字——刚毅坚卓……

新书架

# 《面具与真相：拉康的七堂课》出版




《面具与真相：拉康的七堂课》（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唐健译）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22年7月版）。该书系拉康的学生、斯洛文尼亚作家、哲学家齐泽克的拉康研究专著，全书由导论和《从询问“你到底想怎样？”到幻象：拉康与〈大开眼戒〉》《真实界带来的麻烦：拉康作为〈异形〉的观众》《自我理想与超我：拉康作为〈卡萨布兰卡〉的观众》等7个章节组成，以“小对形”及真实理论作为全书中轴，以电影、故事或时政事件等作为案例，有条不紊地向读者展示了拉康理论的基本内容。该书趣味性与知识性兼具，是一本面对大众文化介绍拉康理论的“教科书”。

拉康·雅克（1901-1981）是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作家。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界公认的颇具独立见解的学人，他从语言学角度出发重新阐释了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的学说，他提出的诸如“镜像阶段论”等学说对当代哲学、心理学理论具有重大影响，被称为自笛卡尔、尼采和弗洛伊德以来最有创意和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郑千山

新书推荐

# 让云南花灯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 ——《云南花灯艺术研究》介绍

胡耀池

新出版的《云南花灯艺术研究》（苏燕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版）是一部研究云南花灯艺术历史、现状的优秀之作，值得专业花灯人士和业余花灯爱好者一读。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是培养戏曲、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人才的高职高专教育机构，该学院副教授、民族学硕士苏燕将其所学专业知识与本院花灯专业教育教学相结合，多年开展对花灯这一民族民间艺术研究工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论述花灯文化现象，这是对那种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书斋式研究的突破和超越。

云南花灯剧是编、导、演、音乐和舞美相融合的综合性艺术，又是以演员为中心的戏曲艺术形式。据笔者所知，在云南花灯艺术研究领域，也曾涌现过《云南花灯》《云南花灯艺术概论》等内容涉及面较广的著述，但更多的是以集成、选集、画册、教材等形式，融汇如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蹈等某个方面研究成果的书籍。

百川归海，苏燕在学习和继承云南花灯优秀传统基础上，另辟蹊径，多侧面、多角度开展云南花灯艺术研究。《云南花灯艺术研究》从“纵”“横”两个方面，叙述了云南花灯剧种，然后以较多的笔墨，以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专业花灯教育为例，记述了专业花灯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该学院戏曲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普遍培养和优生特培结合，课堂教学与艺术实践相结合，培养了一大批复合型、技能型、实用型的花灯人才，许多学习花灯专业的毕业生，成为全省花灯院团和文化艺术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在省内、国内享有一定声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书中推出了花灯专业办学65年来所涌现的诸如李芹、熊介臣、李开福、夏曼仟、张红明、罗家荣、谭惠云、金正明、马丽、姚沛伶、梁品珍、郭树元等16位名师。最后，书中还写了花灯剧团剧目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出人出戏，奉献社会，服务人民。这样，从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专业花灯人才培养到花灯院团艺术生产，一个完整的云南花灯传承与发展谱系也就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人们从中了解到云南花灯的历史与现状，更加看好云南花灯的发展前景，从而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让云南花灯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